

【汉语言文字学】

汉语的词重音：原理、结构与表征

冯胜利 林晓燕

【摘要】从汉语(词)重音的原理(亦即相对凸显映射规则 Relative Prominence Projection Rule, RPPR)分析,重音具有“不是东西,而是关系”的本质属性。致使汉语词重音长期以来莫衷一是的诸多原因中,对“重音是关系,关系是结构”的理解是重中之重。从汉语词重音的语音、形态和句法的表现特征看,“重化”与“轻化”都是汉语“(词)重音”原理性的自然与必然的表现;而《现代汉语词典》中“轻读”(≠轻声)范畴的揭举与建立,以及汉语“四字格”重音模式的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汉语的词重音不仅存在,而且有自身结构及其语体语法上的不同功能。

【关键词】词重音;相对凸显映射规则;生理韵律;减重凸显;语体重音

【作者简介】冯胜利(1955-),男,北京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韵律语法、语体语法、历时句法研究;林晓燕(1991-),女,广东普宁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韵律语法、语体语法研究(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长江学术》(武汉),2023.4.63~77

引言

汉语“词重音”^①一直以来都是汉语学界争议颇多的问题,且是跨音系学、韵律学、形态学、句法学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着重从重音(包括但不限于词重音)的原理(相对凸显映射规则 Relative Prominence Projection Rule, RPPR)入手^②,揭示如果重音具有相对性(relativity),那么重音的本质属性就不是一个物质化的“东西”,而是一种相对凸显的关系。在这一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关于汉语词重音的讨论,需明确“重音是关系,关系是结构”,并关注“关系结构如何实现”的相关问题。

从汉语词重音的语音、形态和句法的表现特征上看,无论是“重化”还是“轻化”,都是汉语的“(词)重音”的原理性的自然与必然的表现。但关于“汉语有无词重音”的议题,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汉语与其他语言一样有词重音,如厉为民,殷作炎,徐世荣,端木三,王志洁、冯胜利,谢丰帆等^③;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如高名凯、石安石,张吉生等^④。汉语词典并不像英语词典那样标出词的重音音节,有趣但却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是,《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却标出了392个^⑤轻读词(注意:轻读与轻声不同^⑥)。我们知道,“轻读”是相对“重读”(或非轻读)而言,根据相对轻重的原理,有轻则必有重,因此不能说《现代汉语词典》完全没有“标识重音”的条例。不仅如此,近年来汉语“四字格”^⑦的重音模式也是学者争论的热点之一。如果汉语词有轻读者,而四字格也有其自身的重音模式^⑧,那么轻读词以及四字格的重音模式就有力地证明了汉语有词重音的事实。基于此,本文提出,汉语的(词)重音不仅有其表现形式,还有不同的语体功能。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厘清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如“什么是重音(RPPR)”“什么能成为重音(Realization)”以及“音为什么要重(RPPR)”。其次,“重”从何来、“轻”何独有?若不厘清这些基本概念,则无法明

确问题之所在。第三,重音如何表征,即凸凹表征的原理与机制。第四,推导汉语不同语体四字格的重音格式的生成机制,并以相关的实验加以证明。第五,重音的变化遵循“音随体变”的语法机制,“体”即“语体”(如正式 formal 与非正式 informal)。近来的研究表明:“语体不同,音亦随之而变”,反之亦然。

一、什么是词重音:重音的属性及作用

讨论“什么是词重音”必须首先明确“何为重音”。关于“重音”的定义,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本文立足于节律音系学创始人 Liberman & Prince 提出的“相对凸显映射规则”^⑨,指出:重音是相对凸显且具别体、别义功能的语音关系。它不必是机器或人耳可辨,但不具有任何区别意义的“重音”现象^⑩。

人说话不能没有重音,这就是人类语言为什么需要重音的根本所在(见下文)。词可否没有重音?词有语音,因此“词有没有重音”的问题实际上是“音要不要重”的问题。而关于“音”的轻重,不能不看“音”的轻重属性。语义性的轻重,是功能性的(如强调时的“重音”),结构性的重音是语法性的。在韵律句法建立之初,冯胜利曾向林焘请教过语法重音的问题。那时林焘理解的“重音”是“强调重音”,因此他说:句法很难有固定的重音。譬如“我学语言学”,哪个成分均可重。你可以说“我学**语言学**”,也可以说“**我**学语言学”或者“我学**语言**学”——重音没有固定的位置,因此韵律无法制约句法。然而,韵律句法学关注的不是强调或对比性的语义重音,而是结构性的语法重音,亦即核心重音(nuclear stress)。比如,当问“怎么回事儿”时,其答句中的重音即为结构性核心重音句(如[1]b₁,而非[1]b₂):答句只有一个结构重音。

(1)a. 怎么回事儿?(What happened?)

b₁. 妹妹没小心摔了一个**盘子**。(加粗部分为“重”,下同。)

b₂. ***妹妹**没小心摔了一个盘子。

那么词有无语法重音?词何以要(或必须)有重音?我们说:如果一个词在口语中是一个能说(pronounceable/effable)的单位,那么它必然是一个节律单位;如果词是一个节律单位,那么该词的语音成分就必然有凹有凸(有轻有重)。实际上“词重音”从本质上说是节律重音,亦即“凸显音”,其背后是“相对凸显规则”在起作用,而“相对凸显”则是人的心脏脉冲的生理(生物原理)机制的表现(详见第2部分)。因此在回答有无“词重音”这个问题之前,研究者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重”,“重”与“不重”实际上是相伴而互成的,亦即黎锦熙所谓“此轻则彼重,后音有轻号,则前音重读可知”^⑪的道理。人类语言的超音段音系中,轻重之异(无论是词重音、短语重音、句重音,抑或句调重音)无一例外地要么使用“加重”而显“轻”,要么通过“减轻”以呈“重”。我们从原理上重新界定“重音”后,才能根据“重”的位置探讨“重”的物理表现。比如,“左重”(reduction)或“右重”(lengthening)等具体差异。根据载重单位的位置和属性,要么元音载重,要么辅音载重,甚至有的语言可以利用嘴型和肌肉等生理器官的特征来实现“轻重之差”。因此,实现“重音”的物理表现可以多种多样,语言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通过不同物理方式(phonetic cues)实现的“重”本身还有不同的语法功能。如上文提到的“重读”,即可以用来表示强调。那么这种“重”的语法功能是否可以绑定在它的物理载体上或表现形式上?比如低元音“a”可能比半高元音“e”重,是否强调的时候都得用“a”而非“e”?此外,轻重类型是否有区别词性(别性)的语法功能?譬如名词是否都为“左重”,动词则为“右重”,如英文的“concrete, exploit, present, record, desert, project, insult, conduct”等?这些问题或现象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

是否所有语言都有词重音?英语有词重音,汉语呢?石锋、刘娟^⑫赞同张吉生的结论:“汉语是声调语言,没

有严格意义上的词重音”^③。然而倘果真如此,论者需回答以下几个问题而后其说可立:

①是否声调语言都没有词重音?^④

②如果不是所有声调语言都没有词重音,为什么汉语没有词重音?原理不清,则此说难立。

③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词重音是必须的(obligatory)还是可选择的(optional)?

④词重音(在韵律音系中)的作用是什么?

⑤如果汉语不需要词重音,是不是其他语言的词重音都是多余的,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⑥如果人类语言的词均有词重音,只是汉语(或其他语言)没有词重音,那么词重音的音系原则和原理如何建立和存在?

上述问题如得不到解决,那么“声调语言没有词重音”这个命题就失去了理论根据而面临无根之谈的危险。

这个问题还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考。汉语没有词重音,是否有“词轻音”?英语“paper[ˈpeɪpər]”中的“[peɪ]”重于“[pər]”,是否还可以通过减轻词的某一部分来凸显另一部分从而达到“轻重”对立?换言之,人类语言何以有“词重音”却没有“词轻音”?很显然,如果“词重音”是词的重音形式的一种可能,那么这也意味着“词轻音”是人类语言“词重音”的另一种可能。词重音的理论或原理如何能排除“词轻音”的存在?何以词轻音就不能同样作为节律系统中的一种标词法?

上述问题皆与“词重音”的原理直接相关。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对“重音”(包括定义、原理、原则以及功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二、“重”从何来:重音的生理属性

事实上,“重音”不是一个孤立和绝对的概念。语调中的“高”与“低”是互补的,缺此则无彼;“轻”与“重”亦复如此。在任一[x y]_n结构中,如果x比y重,但到了[x z]_n结构中,x可能会比z轻,一决于所在结构的节律对立与规则。进言之,人类语言的“重”,不仅不是绝对的,而且不同于机械范畴里的“重”(如钟表的声音)。机械范畴里允许无数个“重”的依次排列:“重₁、重₂、重₃…重_n”。人类语言则没有“重₁、重₂、重₃…重_n”这类序列或音串。为什么人类语言的节律不允准钟表“嗒嗒嗒嗒”这样的机械重复呢?有人会说,并列结构[如(2)a所示]就可以排列出现“纸、墨、笔、砚”这四个并列音节,难道不是“重₁、重₂、重₃、重₄”的“等量排次”吗?其实不然。首先,这种并列结构是通过音节与停顿(有音与无音)构成的相对凸显的有机节律。如果是纯机械的排列字串,则为非法形式,如(2)b所示。人类语言绝非早期机器人说话般的一字一字地“蹦”。

(2)a. 纸、墨、笔、砚,都在这。——音顿律

b. *纸、墨、笔、砚、都、在、这。——蹦字儿法

Lanier很早以前就观察到钟表等长的节奏与人类听觉感知上的节律不同。“节奏”的规律是“单一重复”的机械运动。如:

(3)钟表节奏≠心脏的节律

耳朵听到时钟每秒一次的嗒、嗒、嗒的声音时,我们可以说时钟的每个重复性的嗒嗒声为我们设定了基本的节奏。钟表“嗒、嗒、嗒”的声响,每次都完全一样。因此,它们代表了节奏的基本定义,亦即代表了事件在相等(或简单比例)时间周期内重复出现的概念。然而,每个独自在一个房间里听到时钟嗒嗒作响的人,一定会注意到:每个“嗒”声的下一个都和前面的同类声音不一样;就好像时钟说的是“嗒嗒、嗒嗒、嗒嗒、嗒嗒”。这种

(听觉上)不同的直接效果就是把一个整体等值的节奏系列分了组,两个嗒一个组。^⑮

与以往的观点不同,Feng曾指出,钟表的“嗒嗒”或者火车的“隆隆”之声都是一串音量相同的声链,如同糖葫芦,没有结构,没有轻重相间,因此可以作为“规律性重复”的节奏,但没有资格作为人类语言的“节律”。节律必须是“一轻一重的交替重复”,而非简单的机械重复。^⑯最近有的学者质疑:“语言是有节奏的,但没有人说清楚为什么语言会有节奏”^⑰。这个问题提得好!它不仅是节律音系学目前急需回答的前沿问题,也为我们“节律生理说”增加了所以必要的现实意义。如果语言是无数“重”的等值音串,那与机器人说话有何差别,何来语言的韵律结构?更何况人类听觉里的钟表之声并非永远是“嗒嗒”,而是一轻一重“滴答”交替的重复之声。为什么?合理的解释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节律的直感所致。如若不把钟表的“嗒嗒”声(重新)分析为“滴答”的节律,则不为人类的韵律机能所允准。因此Feng将“Biological Prosody”(生理节律)的概念定义为:“节律在人类感觉(主要是听觉)的生理机制里,天生就是两个规格不同的成分组合而成的周期性重复。”^⑱这一定义有效地区分了人类语言的生理节律和自然界的机械重复,为节律音系学奠定了生物基础。Ladd曾经清楚地指出,“节律音系学肇始于Lieberman的凸显概念:语言凸显的关键之处在于它所涉及的是一种关系,一种双分支树形结构(binary-branching tree structure)上两个节点之间的关系。”^⑲何以如此?不是因为“没有人说清楚为什么语言会有节奏”^⑳,而是基于人的生物属性。这样才有了“双分支树形结构上两个节点之间的关系”,才有了Lieberman & Prince提出的“相对凸显投射规则”:

(4)任何一个具有强弱关系的组合成分,其下属单位中标记强的终端成分在节律上要相对地强于标记弱的终端成分。^㉑

任何一个具有“相对”强弱关系的组合,意味着一个“强”的成分若没有一个“弱”成分与之相对,那么它就不可能“强”。这里的“相对性”决定了节律单位必须至少为两个成分。在节律音系学中,“音步”的定义也就自然而然地基于这种双分支的树形结构,恰如Kenstowicz所云:“韵律词范畴包含至少一个节律音步。假设这种意义上的节律音步等同于重音分析所要求的结构,那么最小化需要两个位置的原因则清晰可见:这反映了节律音步为一个强成分与一个弱成分的组配。”^㉒本文将其论述转为如下三段论:

(5)前提1:节律要求一个强成分与一个弱成分;

前提2:节律音步与重音结构同构(the same structure):均为双分支结构;

结论3:重音与音步同为双分支相对凸显结构之产物。

因此,上述关于语言节律结构及其生理属性回答了“何为重音”与“重从何来”的问题,即“重音”本是相对凸显“关系”的表现。“重音”本质上说不是“东西”^㉓——没有相对的关系,则没有重音。当然,实现相对凸显关系的手段很多,重音只是实现这种关系的方式之一,而非凸显的全部。至于如何(包含能否直接)利用语音手段实现相对凸显,也取决于语言自身的音系系统。因此,“(词)重音有无”的实质,不在其表现形式的有无,而在其相对凸显关系的有无。可以想象,如果不存在相对凸显关系,那就无所谓重音。反推之:“词无重音”则意味着“词无凸显”。只有在这点上达成共识,才能继续探讨“汉语是否有(词)重音”以及更深入的“重音的语法功能”等问题。

进言之,重音是一种节律结构,如果没有重音,则没有节律结构。词没有重音,则相当于词没有节律结构。汉语的词可以没有节律结构吗?汉语的词既可单说,就不可能没有节律的支撑(至于用什么方法来支撑/实现是另一回事);既有节律则不可能没有重音。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汉语重音的实现不同于英语,原因在

于不同语言基于自身的音系系统而有属于自己的节律实现手段。但万变不离其宗,“相对凸显”的原理是人类各种语言节律系统都必不可少的H₂O。英语可以通过“加重”法来表现/表征它的节律结构,汉语也有实现/表征自己的节律手段以满足普适的H₂O(见下文)。在认识到“重音只是凸显关系的工具之一”后,便能揭晓“汉语有没有词重音”不是一个观察问题,而是“汉语的词用什么手段或工具来实现节律凸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如何重:凸凹表征的原理与机制

那么汉语“词重音”实现“凸凹”节律使用哪些手段呢?上文指出,重音的本质是关系,所以重音不过是表现关系的一种手段。但“关系”是什么?从本质上说,关系是结构。在谈到“相对凸显”(Relative Prominence)的机制时,Liberman在指导博士论文时曾对冯胜利说:“相对凸显是结构。”因此,探究重音实即研究其背后的结构。换句话说,对结构而言,轻与重(包括程度)如果孤立存在,则意义不大(也不可能);二者建立了互补关系以后,才具有了语言学(不只是音系学)的意义——重音的语言学意义在“关系”而不在“东西”。轻与重只要能形成“区别特征”(distinctive feature)^③或“规格偏差”(deviated)^⑤的相互对立,便能使相对凸显结构化。无论英语词汇节律中的凸显程度如何显赫,也无论汉语词汇节律上的凸显程度如何不同,只要能“标异”凸显(如:强 vs. 弱、长 vs. 短、高 vs. 低、大 vs. 小、有 vs. 无等),就可以满足或达到相对凸显的目的。

(一)词重音与词轻音

Liberman & Prince的“相对凸显投射规则”^⑥在立论和实践上并未全备,因此需要补充和发展。第一是它缺少相对凸显的生理性(见上文);第二是它没有相对凸显的辩证性(下文所示)。“相对凸显”概念上的一个未曾注意但又是逻辑必然(corollary)的结论是“凸凹相对律”:凸显即可“以凸标异”——通过加重读音(重音 stress)来标示不同,也可“以凹标异”——通过减轻读音(reduction)以实现相对凸显的自然结果。如下所示:

(6)相对凸凹的两种主要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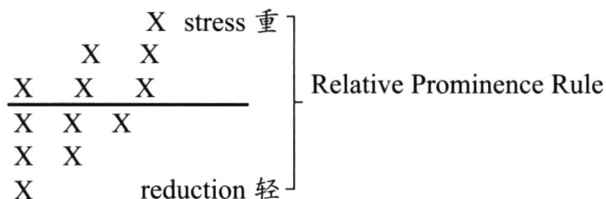
a. 以凸标异——加重读音=重音 stress

b. 以凹标异——减轻读音=轻音 reduce

前者(6)a“以凸标异”容易理解和辨识,大多语言均取此法;但后者(6)b“以凹标异”则尚未广泛察觉和认可。然而,理论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否则于理不容——既相对,必可“以凸显凹”,亦可“以凹显凸”,除非存在其他因素的干扰。

我们认为汉语恰好提供了一种节律学原理里隐藏着的、规律允准的、未被察觉与认识的凸显方式——词轻音,即用减轻读音的方式来实现“凸显和非凸显”关系的操作机制。因此,汉语同时运用“凸凹相对律”中的两种方式:(1)积极方式:用凸显的方式来标识两个成分的不同,比如采用不同的语音或韵律手段来加长读音(lengthening);(2)消极方式:以“凹”(减轻读音 reduction)来凸显正常的读音,形成凸显与非凸显的关系。冯胜利将实现凸显关系的两种方式用节律栅表示为(7),如同镜像反射(mirror reflection),积极方式通过往上叠加X^⑦来表示凸显,与不凸显的成分作比较以标其异;消极方式的方向则与之相反,向下减少X以标异。^⑧

(7)



(二)汉语“轻读式”词重音

如上所述,汉语为“凸凹相对律”提供了“轻式”或“轻读式”词重音的案例,见例(8),包括轻读词^⑧、轻声词及两兼类词(不同语体下的左重、右重词)。

(8)a. **轻读类**:吩咐、安生、鹤鹑、包涵、宝贝、报复、报应、抱怨、编辑、憋屈、别人、拨弄、出挑、聪明、粗鲁、搓弄、搭讪、打算、大气、待见(选自《现代汉语词典》,标有“轻读”者共392例)

b. **轻声类**^⑨:安静、帮助、方便、穿戴、刁难、估计、伤害、辜负、装饰、家务、经验、方式、思想、政治、[战斗、冬季、振奋、支援、人类、沙发]^⑩

c. **两兼类**:思想[正]sī xiǎng [口]sī xiang; 文明[正]wén míng [口]wén ming^⑪

艺术[正]yì shù [口]yì shu; 活动[正]huó dòng [口]huó dong

编辑[正]biān jí [口]biān ji; 大意[正]dà yì [口]dà y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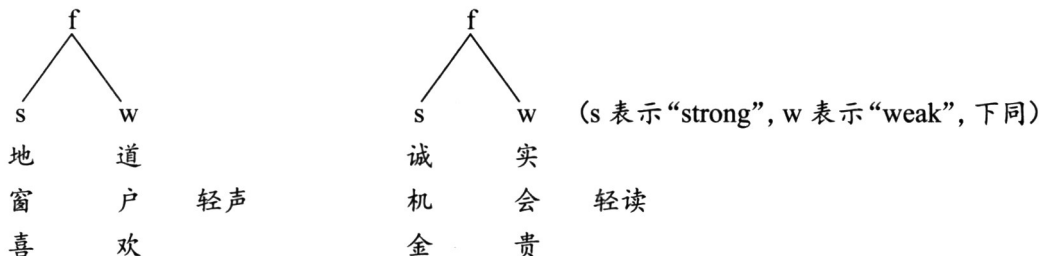
实际上,通过“凸凹相对律”推导出来的轻读词与Třísková(廖敏)关于英汉重音实现法的不同比喻不谋而合。廖敏指出:汉语中两个音足调实的音节就相当于两个装满酒的玻璃杯,把其中一个玻璃杯的酒倒出来,这时空杯(弱化音节)与满杯(音足调实的音节)形成相对凸显;而非声调语言(non-tonal languages)的音节则好比两个空杯,其中一个杯子倒上酒,通过加重形成相对凸显结构。两种语言所要达成的目标一致(实现凸显),但实现的方式不同。比如,轻读词“知道(zhī·dào)”为一个节律单位,原本为音足调实的“知”与“道”,通过减轻“道”(如声调去除、元音弱化、元音脱落),与“知”形成扬抑格(强-弱)。同样,口语体音步的“思想”“文明”等也如此。^⑫

(9)“知道(zhī·dào)”



(Třísková 廖敏)

(10)口语体音步



经过韵律语法团队的集体筛查,我们发现,《现代汉语词典》中口语词有2957个轻声、392个轻读词,无一不是口语词。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口语词重音的基本模式。

(三)汉语“停延式”词重音

在口语体中,汉语采用以凹显重,而在正式体中则采用“增延停顿式”以增显重。其中被凸显的成分后贴

附一个停顿,在感知上与“非停延”的前音节形成轻重对立,也形成整体左重与整体右重的对立。在汉语音系学中,这种以停延加重的手段似乎尚未被定义为重音实现手段,尽管如刘现强、王洪君、李榕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了汉语停顿(顿挫)可以标示节奏的作用。^⑨事实上,与其它语言(如英语)用音高、音强等凸显手段不同,汉语用停顿(后音节的停延)标示的节律的相对凸显,停延节奏只是不同表现而已。在这一理论背景下发现的词重音类型如(11)所示:

(11)a. **正式体右重词**: 标价、参战、充电、出众、登陆、抽空、发电、光棍、出错、发货、开业、拉客、拍卖、拼命、签字、失控、输液、偷税、销假、心细、宣战、支票、交账、生病、失业……^⑩

b. **正式体待重词/等重词**: 搬运、出售、车速、当代、崩溃、方案、分店、干旱、更正、宫殿、关闭、规定、欢度、激战、交替、接近、经费、捐献、军备、科技、空运、驱散、升降、收购、书信、酸菜、通货、先进、相互、宣告、招聘、诸位、香料……^⑪

c. **两兼类**: 艺术[正]yìshù [口]yì.shu; 活动[正]huódòng [口]huó,d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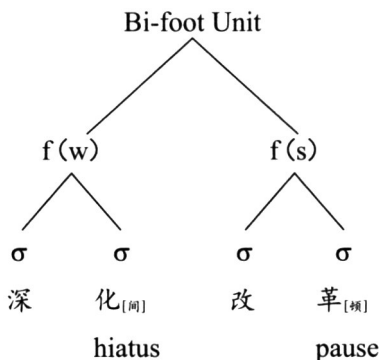
编辑[正]biānjí [口]biān.ji; 大意[正]dàyi [口]dà,yi

第一类[(11)a组]是正式体右重词,语感可知,故不赘^⑫。第二种类型是正式体待重词。顾名思义,这类词内部的两个音节基本等重,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因为在语感上很难判断(11)b组的双音形式是左重或右重,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汉语没有重音。然而,王志洁、冯胜利利用夸张法测定它们不可能是左重词^⑬。比如“搬运”“出售”,不能说“BAN yun”“CHU shou”但“ban YUN”“chu SHOU”(大写字母表示重读)则可以接受,因此将其归入等重词范畴。随着汉语词重音理论的发展,我们看到,所谓“等重词”实际上就是“重音待值(等待赋值)词”,故名之曰“待重词”^⑭。该类词在没有进入如例(12)的语境(双音步结构)前,所以很难感知其内部音节孰轻孰重,是因为“顿”需要边界才能实现,而“边界”需要邻界的词语(音串)的保障。因此“非顿不重”。这正好说明“等重”的来源及停延的标重作用。

其次,正式体待重词一般都在正式语体中使用。如果“待重词”进入口语体,它们必须接受口语节律的“改造”。比如例(11)c组“思想”本为正式体的“待重词”,但它经过口语语境的高频使用后,便逐渐转化为口语的轻读词。所谓两兼词,不仅是扬抑、抑扬两兼,同时也是语体跨类的两兼。^⑮换言之,汉语中有两个“思想”,一个是扬抑口语格的“思想”(表示“想法”的意思),一个是抑扬正式格的“思想”(表示“有系统和理论”);“文明”亦然。

在正式体中,双音形式必须用停延法,按照正式体的节律结构形成相对凸显,因此音步与音步之间的停延[如例(12)所示]便成为正式体节律的基本结构。换言之,正式体节律实现的基本单位是“双步律”(两个音步组合的节律)。这正是刘丽媛提出的“没有双步律,不成正式体”^⑯的正式体节律的基本单位。她在正式体文本(新闻、社论、通讯等)中发现,任一正式体语句至少要有一个双音步结构,每个音步是一个待重词,在双步律中得到“停延式重音”的赋值。如“深化改革”,在“化”和“改”之间有一个“停延”,而“革”后面有一个相对较长的“顿”。这里的“停”与“顿”标识着“深”与“化”、“改”与“革”的轻重不同,同时还标识了“深化”与“改革”节律对立。因此,正式体实现相对轻重的方式与口语体的实现方式截然不同。如下所示:

(12)正式体平衡律



上面的hiatus=间隙或boundary, pause=顿/延宕,正式体的轻重的音系表征是[延顿]模式。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汉语至少有两种词重音的类型:口语扬抑格与正式抑扬格。事实上,还不止如此。请看下面的类型分布:

(13)A. 家里(非正式场合)说的:

- a. 轻声者:东西、地道
- b. 轻读者:编辑、知道
- c. 轻-重两读者:思想、文明(非正式场合的轻读式)

B. 政府会议(正式场合)说的:

- a. 右重者(词重音+NSR):学校、政府
- b. 右宕者(双步律/间顿):学校制度 | 极其严格
- c. 轻-重两可者(思想、文明)

C. 文学上(文艺体)的:

隽永、静谧、道劲、黝黑、翠绿、广袤、瘦瘠、柔嫩、簇新、淡青、陡峭、毒辣、乳白、软和、邈远、明黄、墨黑、翠绿[®]

根据语体四要素鉴定标准(“人、事、地、意”)可知,例(13)A中的“编辑biān·ji”可用于非正式场合回答“他是干什么的”时所说,但绝不能说成“biān jí”,虽然它可以两读。再如,“思想”在“你这是什么思想”句中为左重词“sī xiàng”而非“sī xiǎng”;但在正式场合使用时则必须右重,如“毛泽东思想”。另外,还可以通过延宕、停延或停顿的方式(平衡律/双步律)标志正式体,如“学校制度 | 极其严格~”。

需要注意的是,语体手段不包括为了表达某种文学艺术效果而使用的语言“艺体”形式,比如鲁迅为了刻画孔乙己的“迂腐”形象,文中描述其在口语化语境下仍挂着几句文言“多乎哉,不多也”,这种体现艺术效果的语言形式并不遵循语体的一般规律,因此,文艺体既不是正式体,也不是口语体;再如“隽永、静谧”等并非口语体或正式体词汇,而是诗歌、散文等艺术文体中常用的词汇。最后,如果抛开文学词汇与正式体词汇(包括特殊领域的军事词汇、科技词汇等),那么我们会发现汉语词典里纯口语词汇是相当少的。

四、汉语不同语体四字格的重音格式

传统的“四字格”不是四音节的四字串,它们在句法上是一个单位,在韵律上则具有固定的重音模式,只有一个主重音,且具有很强的派生性。俞敏很早就关注到汉语成语四字格的节律问题,可谓汉语四字词重音的先行者。他曾指出:

“青出于兰”是个成语,不过在北京话里用的是中轻中重格式,咱们就可以肯定一件事:别管这个东西的内容结构是什么,反正北京人说话的时候是拿它当一个整个儿的词使,因为北京话要是有意应用四个文言的时候是该说成“重重重重”^④格式。这么一来,这个成语的结构就不该用现代语法分析了。^④

这段话揭示了成语四字格的两大属性:句法的“单位性”^⑤(“一个整个儿的词”)和韵律的规律性(中轻中重)。可惜的是,如此精辟的发明似乎并未得到今天论汉语四字格者的关注和重视。凡论四言者^⑥(无论其“内容结构”如何),必须首先回答汉语的“四字格”,如“青出于兰”“一衣带水”“狐假虎威”等,为什么可以被“当作一整个词来使用”,其机制是什么?其次,四字格无论其内部结构如何,为什么跟复合词一样,均有一个重音模式(韵律结构)。最后这个格式是怎么生成的?

有人说汉语的四字也可以像文言那样读成[重重重重]格式,比如“一·衣·带·水·”。这样做且不说是“以古乱今”(即俞敏所谓“有意应用四个文言”),即使是今天的四字串或四字组的节律,也需分清哪些是音系性质的轻重,哪些是语音性质的轻重。^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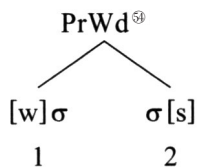
显然,俞敏所说的四字格是“造词格”,即四字成语是“词”,有固定的轻重格式,且只有一个重音,因此四字格的重音无疑也属“词重音”。“汉语没有词重音”的说法不能无视“四字词重音”。冯胜利指出四字词重音不仅有正式体的轻重格,而且有口语体的轻重格^⑧,亦即:[X1X2]与[1XX2]两种重音模式^⑨。今天论四字者若不分词语,若不明语体,则无法区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词重音”。先看正式体的“四字格”,如(14)所示。

(14)	句法结构	韵律结构
青出于兰	[1+[2+1]]	[2+2]
一衣带水	[[1+2]+1]	[2+2]
狐假虎威	[1+[1+2]]	[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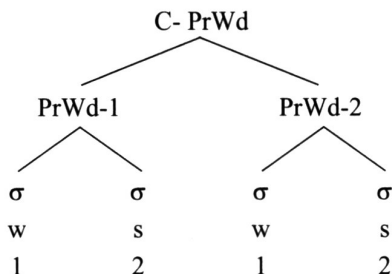
这些口语四字词的轻重格式是如何生成的?这是汉语四字词重音给音系学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挑战而不容忽视。冯胜利提出四字格在韵律界面上投射为一个复合韵律词(compound prosodic word, C-PrWd),分别由两个标准韵律词[AB]和[CD]组成,该复合韵律词的重音模式可以由这两个韵律词的轻重模式推演而出(见15)^⑩。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两个韵律词必须按照“重其重,轻其轻”的“重音调整原则”^⑪,才能组成一个正式体复合韵律词(见15c)。

(15)

a. 基式(右重模式基于Chao^⑫,王志洁、冯胜利^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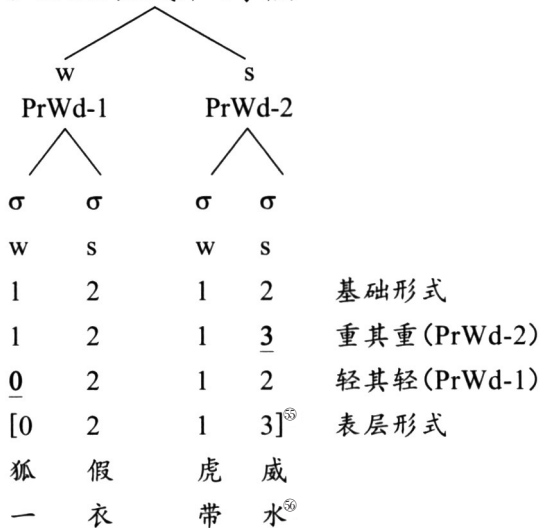


b. 韵律词的复合



c. 重音调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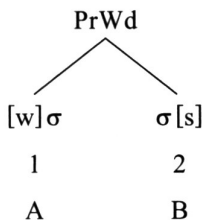
C- PrWd (正式体四字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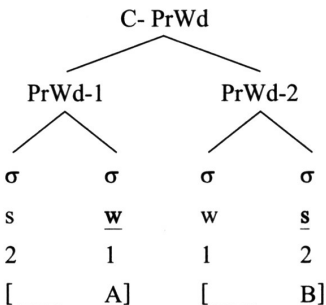
汉语不仅四字成语正式体有自己的轻重格式,俗常口语体也有自己的轻重格式。如:噼里啪啦、霹雳扑通、稀里糊涂、哗哩哗啦等等皆是。由于这类四字格内部某些音节已失去原来的意义,具有了“音缀”或“填充”性质,因此称之为“音缀四字格”^⑥。其推导程序如下。第一步是音步分裂,即将一个韵律词[AB]“一分为二”: [AB]→[_A][_B],成为一个“分裂复合韵律词”(与前面的“附加复合韵律词”不同)。根据双音节形式一般为“轻重”格式,设[AB]的轻重格式为[ws](见 16[a])。第二步是“音步重组”,即将拆分出来的[_A]和[_B]各自组成一个韵律词。根据轻重对立原则,因 A 为“轻”,则其前的[_]则为“重”;B 为“重”,则其前的[_]为“轻”(见 16[b])。^⑦这个新生的复合韵律词一定要进行“韵律加工”否则不合韵律要求。因为其中有两个核心(s...s),因此“韵律整饬”就被激活,这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重其重,轻其轻”(如 16[c]所示)。待到全部运作完成后,我们就得到“噼里啪啦”这种口语体四字轻重格。

(16)

a. 基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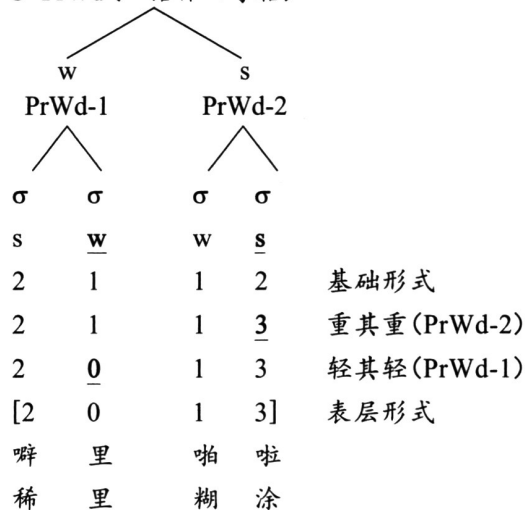


b. 韵律词的复合



c. 重音调整

C- PrWd (口语体四字格)



上述推导出来的[2013]恰好就是俞敏所提出的[3124]重音模式^⑨(由前者加“1”或后者减“1”折合而成)。

事实上,要生成一个参差不齐但唯有一个主重音的四字重音模式,不仅不能没有重音规则,也不能没有轻重互动的原理。若没有“音步分裂”“音步重组”以及“调重原则”,则无法让一个独立轻重格有机地组合为一个更大的“单核”节律单位。显然,倘若汉语的词汇没有重音,俞敏发现的[3124]就成了一个不解之谜。事实上,上面看到的“调重原则”^⑩与 Hayes “make the strong stronger” “make the weak weaker” 的重音协调法^⑪,若合符契。换言之,汉语词重音机制与其他语言共享一个“调重原则”:如果两个或几个韵律单位要组合成一个新的韵律单位,或者同时存在且相互邻接时,必须进行“重其重,轻其轻”的韵律调整,才能使原来两个单位、两个核心变成一个单位,一个核心。没有重音,哪来的“调重”?没有调重,哪来的“单核”?没有单核,哪来的[3124]或[2013]。“汉语没有词重音”的说法,在四字格前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汉语母语者关于四字格正式体与口语体的语感是否可以通过语音实验测出来?我们进行了小样本的语音实验,邀请四名北京人(两男两女)自然说出 15 个含有正式体四字格和口语体四字格的句子:

1.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狐假虎威]₁的人了。
2.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总[狐假虎威]₂。
3. 他兴高采烈地跑出去了。
4. 车间内总是一尘不染的。
5. 他做起事来总是一丝不苟。
6. 大家井然有序地进屋了。
7. 那个雷厉风行的人是小王。
8. 我们工作追求精益求精,而不是稀里马虎。
9.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些[稀里糊涂]₁的人了。
10.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他总是[稀里糊涂]₂。
11. 他慌里慌张地跑出去了。
12. 车间内老是乱七八糟的。

13. 大家哆里哆嗦地进屋了。
14. 那个黑不溜秋的人是小王。
15. 他做起事来老是吊儿郎当。

实验采用Praat截取出含有四字格的语音片段,共得到64个实验样本。在Praat中分析语音,主要以波形图及频谱图为依据进行语音标注,并提取出语音片段中每个音节的时长。如表1所示,在分别取得四名发音人每个音节平均时长后,计算得出四名发音人关于每个音节的平均音长及时长比值(用某音节的平均音长除以该组合音节的平均音长)^⑥,如果该音节的时长比值大于1,则被认为发生了音段延长,最后比较不同语体下四字格的音长规律。

表1 不同语体四字格音节的平均音长及时长比值(F表示女性,M表示男性)

正式体四字格		第一音节	第二音节	第三音节	第四音节
时长(s)	F1	0.174	0.179	0.185	0.189
	F2	0.222	0.249	0.201	0.228
	M1	0.161	0.196	0.169	0.178
	M2	0.178	0.195	0.219	0.201
平均时长		0.183	0.205	0.193	0.199
时长比值		0.938	1.051	0.990	1.102
口语体四字格		第一音节	第二音节	第三音节	第四音节
时长(s)	F1	0.196	0.106	0.185	0.191
	F2	0.244	0.113	0.196	0.217
	M1	0.174	0.113	0.163	0.196
	M2	0.222	0.110	0.200	0.219
平均时长		0.209	0.111	0.186	0.206
时长比值		1.174	0.624	1.045	1.157

从表1可以看出,汉语正式体四字格每个音节的平均时长相差不大,时长比值范围都在0.9~1之间,音长趋于平衡,这是平衡律下正式体轻重格的表现;与之相反,谐俗体四字格中,四个音节的时长相差较大,其中第一音节最长,第四音节次之,第三音节较短,第二音节最短,几乎为第一、第二音节的一半,这是口语悬差律的作用所致。因此,上述实验从音长角度可以证明,正式体与谐俗体的四字格,其重音模式判然有别。^⑥

如上所述,汉语口语词重音和正式体词重音所属类型不同(可比较英文前重的口语动词“**build**”和后重的拉丁根动词“**construct**”),四字格的重音推导又与前二者不同。然而,无论类型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韵律属性:每个单位都有一个核心重音,因为没有核心的“结构”不是结构,没有重音的词同样不具有韵律结构。因此,无论它们的重音来自哪个部门、哪个层面或哪种运作,只要是相对原理和调重规则所赋予的,都是它们所以为词的重音实现。

五、汉语的“体变词重音”:音随体变,不辨则乱

讨论汉语词重音不能不分清语体,而区分语体不能不关注“语体变异”。社会语言学家Labov曾做过一个著名的百货商店实验,他的发现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对词音如“floor”的音段变体“r”有正式体读音(带“r”记作

(r):[r])与非正式体读音(不带“r”记作(r):∅)之间的对立。^④该实验结果告诉我们:音随体变。语言的语体(正式或非正式)由语音来标记,而英语中“r”的有无不仅仅是社会阶层高低的标志,其背后所反映的是不同语体的功能标记的不同。Labov的研究结果证明音段变体可以标记语体。^⑤法语里,元音不同也可标记不同的语体,Selkirk & Dell曾指出法语使用后元音(与一般读法对立)可以标识身份、学问(learned vs. nonlearned)^⑥,而身份、学问高低代表的正是不同的语体。

音随体变的证据不胜枚举。这是重音“在变 ongoing change”的现象。注意:这里所谈的“重音转移”不是历史的变化,而是跨越语体的共时音变现象——从非口语变为日常使用的口语体。而体变,其读音也随之而变,恰如Labov实验结果表明的“r”,在不同语体(正式体 vs. 随意体)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⑦今天北京人口中“艺术 yì shù[正]”与“艺术 yì shu[口]”也足以说明“音随体变”的事实。“yì shù[正]→yì·shu[口]”也是轻声与非轻声标记不同语体的同类变化。注意,北京年轻人用的口语重音格式也出现如“战斗”为轻声的现象^⑧,这也足以说明“语体变,语音也随之而变”。

另外,从历史窥探“音随体变”之现象,如袁恂研究表明,上古汉语如《诗经》通过音步之间的轻重对比形成语体对立,扬抑格 ABCB 为口语语体,多见于《国风》,如“优哉游哉”;而抑扬格 ABAC 多为正式/庄典体,多见于《雅》《颂》中,如“载歌载舞”,据此,重音格式(孰重孰轻)可区别语体。^⑨中古汉语亦是如此,古律体诗中的节律也有语体对立,卢俊霖研究指出,古体诗为“平仄”的音节对立,律体诗中的节律为“平平仄仄”的音步对立。^⑩

由此我们需注意:听辨实验必须给说话人提供清晰可辨的语体语境,否则将会导致实验结果在“语体语音”上的混乱。其次,听辨人对于某个词汇的语体度的判断,取决于他/她是否常听/常说,亦即口语化程度的高低。如果口语中经常使用,那么该词就有可能被当作“扬抑口语词”,反之则否。第三,方言语感也会对语体度的辨别有影响,如南方人认为“沉”比“重”更正式,而北方人则相反。

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词)重音”的定义、生理属性、表征原理与机制,以及重音的语体功能。虽然学界对“词重音”等问题存在许多争议,但如果要进行深入而有意义的探讨,则应该将概念同一化。如果“重音”只限于英语式中的(加重)“重音”,其它手段实现的相对凸显均非“重音”,那么显然汉语便没有“资格”加入“重音语言”的行列。然而如果认识到“重音”是一个具有人类音系普遍意义的概念^⑪,是以相对凸显关系为原则的节律结构,那么没有重音就等于没有节律结构,而汉语的词汇如果也是一个能说的节律单位,那么它的词重音则必不可少。因此,“汉语有没有词重音、应该不应该有词重音”的问题就不是语音实验测定的问题(机器测不出关系)。端木三提出的“虽然汉语的重音凭耳朵也不一定听得出,但实际上仍然存在”^⑫的道理就在于此,好比“引力”看不见,但依然存在。

其次,在研究现象时,必须抓住现象的本质属性。比如四字格,有人用“捅马蜂窝”“柴米油盐”等不同句法结构的节律,证明“四字格远非[2+2]”,因为上面四字结构的节奏可以是[1+3],甚至是[1+1+1+1]。显然,这种四字串并非韵律语法讨论的“四字格”,因为它们既不是词,也不是(或没有)纯节律的[2+2]“格”。

第三,“重音”是一种“相对凸显关系”,因此任何可以实现“相对凸显”的方法(提高音高、加强音强、增长音长,抑或减轻读音等)都能被语言采用。我们不能因为目前仍未找到或发现一致的、系统性的“关系表现形式”,就说“关系”不存在,也不能用一种语言中的重音实现法去否定另一种语言的重音语音模式。不同语言(包括方言)采用不同的手段满足“凸显关系”,汉语(与英语不同)有自己凸显关系的手段和范式,这是人类语言的自然规律决定的。方言也可以使用不同的“工具”实现共同的相对凸显律,如石基琳在与冯胜利交流时曾承认台湾普通话使用的凸显工具确与北京话不同,闽南话则更为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有自身的音系系统,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汉语有声调,声调系统可以使汉语创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音系系统、构词系统以及句法结构,比如句末语气词。在韵律语体语法中,句末语气词既是韵律的结果(即“基频不容两兼”),也是语体的标记(句调素,intoneme)。用于直接交际的“呀、吗、啦、哇”,其产生的重要条件是汉语的声调与句调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结果,而带有句末语气词的句子天然具有口语性。如果拿着英语的语调系统(intonation system)来衡量汉语,那么汉语中的句末语气词就会被排斥在语调之外,“汉语有句末语气词,英语为何没有句末语气词”等问题,则会成为无解之谜。

综上,词重音的原理性研究将成为现代汉语词重音研究的首要问题,将来的研究重点将会从“汉语词有无重音”之谜,转变成“汉语有无重音”之原理的探索,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的“汉语有无词重音”之争。这无疑是汉语词重音研究步入理论探索新阶段的保证,当然,这也是我们希望和期待的新阶段。^⑤

注释:

①本文所谈“词重音”均以北京人的语感为依据,且是在音系学理论背景下、基于 Liberman & Prince 的“相对凸显投射规则”展开论述的。对于“重音”,可能有学者给出不同于本文的定义,但本文只关注具有相对轻重(s-w)特征的词的“重音”,依据的是音系学线索(phonological cue),而非语音学线索(phonetic cue),只在乎音系上具有区别意义属性的特征,如最小的区别特征等;而忽略大部分可被机器或人耳辨识的不具有区别意义的特征,如声乐中个体声音的高低粗细特征等。

②Liberman, Mark Y. & Alan Prince,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 2(1977): 316.

③参见厉为民:《试论轻声和重音》,《中国语文》1981年第7期;殷作炎:《关于普通话双音常用词轻重音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徐世荣:《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2期;端木三:《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王志洁、冯胜利:《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谢丰帆:《论汉语有词重音》,《韵律语法研究》2021年第1期。

④参见高名凯、石安石:《语言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68页;张吉生:《也论汉语词重音》,《中国语文》2021年第1期。

⑤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张政、段清钊、吴忆南、郑晓溪、莫永茹、王姝蕾等同学帮助统计该数据。另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二版(1978)早已标出轻读词,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笔者还发现,有些原本不是轻读词,后来变成了轻读词,如《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二版中“安生”为非轻读词,“摆布”为轻声词,在第五版中都标为轻读词。

⑥参见冯胜利、王丽娟:《汉语韵律语法教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0-51页。该文指出,轻音是重音层

面的弱读现象(句法结构中的弱读),属于句法现象,具有相对清晰的规则,可以预测,如英语中的“it”,是天生就不能重读的单语素;轻声是声调层面的失调音节,属于词汇现象,是带有重音凸显的词重音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本身就是一个节律单位,如“桌子”的“子”(本就不带调)、“干净”的“净”(本有调而在词中失调)。

⑦注意,“四字格”如果没有固定的重音模式,那么这个“格”就不能成立。

⑧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3页。

⑨Lieberman, Mark Y, & Alan Prince,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 2(1977): 316. 本文引用外文文献均为笔者自译。

⑩关于“重音”的界定详见第三部分。

⑪黎锦熙:《国语辞典》原序(1936),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9页。

⑫石锋、刘娟:《普通话轻声十题》,北大人文讲座第349讲,2021年12月10日。

⑬张吉生:《也论汉语词重音》,《中国语文》2021年第1期。

⑭张吉生提到,有声调的语言也有词重音,如大西洋克里奥尔语 Saramaccan 是声调语言,根据 Good 的分析,这种语言的词重音是划分音步的标记,音步是扬抑格,如:

a. 'sákása 卧室 'békúsu 盒子 'síkisi 六 mi' nísiti 部长

b. si' kifi 写 ma' níni 礼貌 afo 'káti 律师 mɔ' fina 贫乏的

c. 'mókisá 挤压 a' lukutá 酸枣(例子转引自张吉生:《也论汉语词重音》,《中国语文》2021年第1期。)

⑮Lanier, Sidney, *The Science of English Vers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 Sons, 1880): 63. 原文为 "A clock which ticks seconds may be said to set up a primary rhythm for the ear which hears each recurrent tick. These ticks are exactly alike: they fulfill the definition of primary rhythm, which describes it as a conception resulting from a similar event recurring at equal (or simply-proportionate) periods of time. But everyone who has been in a room alone with a ticking clock must have observed that every other tick seems to be different, somehow, from its fellow, as if it said, "Ticktack, tick-tack," & c.; and the effect of this difference is to arrange the whole series into groups, of two ticks in each group. Now, this grouping is secondary rhythm. The ear not only goes on comparing each tick with tick as a primary unit of rhythmic measure; but it proceeds to compare each group of two ticks with its fellow-group of two ticks, thus constituting a secondary unit of rhythmic measure. These processes, and several extensions of them which must presently be detailed, are precisely what are carried on in verse." 引自 Martin, William, *Joyce and the Science of Rhythm* (New York: Macmillan, 2012): 125.

⑯Feng, Shengli, "On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Prosody: A Response to Duanmu's Rhythmic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22).

⑰许毅:《重音、时长和韵律结构——基于平行编码关的思考》,“实验语言学+”云上论坛演示文稿第50页,2021年12月20日。

⑱Feng, Shengli, "On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Prosody: A Response to Duanmu's Rhythmic Analysi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022).

⑲Ladd, D. Robert, *Intonational Pho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5. 原文为 "Metrical phonology begins with Liberman's notion that linguistic prominence crucially involves a relation between nodes in a binary-branching tree structure (Liberman 1975; Liberman and Prince 1977) in any such relation one node is strong and the other weak."

⑳许毅:《重音、时长和韵律结构——基于平行编码关的思考》,“实验语言学+”云上论坛演示文稿第50页,2021年12月20日。

② Liberman, Mark Y, & Alan Prince,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 2(1977): 316. 原文为 "Relative Prominence Projection Rule: In any constituent on which the strong-weak relation is defined, the designated terminal element of its strong subconstituent is metrically stronger than the designated terminal element of its weak subconstituent."

② Kenstowicz, Michael, Evidence for Metrical Constituency. In: K. Hale and S. J. Keyser(eds.), *The view from building 20*(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93): 264. 原文为 "The category PWd entails at least one metrical foot. Assuming that the metrical foot in this sense diagnoses the same structure as that required in the analysis of stress, it becomes clear why minimality requires two positions: it reflects the metrical foot as the composition of a strong element with a weak one."

② Ladd 和 Gibbon 于 2021 年于第七期当代语音学与音系学高级研修班讲座上也有类似的观点。参见 Ladd, D. Robert "Phonology of Pitch and Accent—Lecture 2: Stress and Accent", Talk given at the Phonetics/Phonology Summer School, Beijing(July 2021); Gibbon, Dafydd, "Prosodic Phonetics, Lecture 1: Semiotics of Prosody", Talk given at the Phonetics/Phonology Summer School, Beijing(July 2021)。

② 此处指许慎的“分理别异”以及 Jakobson et al. 的“Distinctive features”。参见[汉]许慎:《说文解字》卷十五上,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314 页;Jakobson, R., Fant, C. G., & Halle, M, *Preliminaries to speech analys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their correlat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51)。

⑤ 参见李艳惠、冯胜利:《论狭域焦点的韵律偏差性》,“汉语韵律语法讨论会”论文讲演,香港中文大学,2013 年。

⑥ Liberman, Mark Y, & Alan Prince, "On Stress and Linguistic Rhythm". *Linguistic Inquiry* 8. 2(1977): 316.

⑦ X 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不同的语音表现形式,如音高、音强、音长、元音开口度、成分间的停顿或间歇等。

⑧ 冯胜利:《语体语法与汉语词重音》,《韵律语法研究》2021 年第 2 期。

⑨ 这里的“轻读词”指的是正在/刚刚进入口语格式的这批词,属于口语韵律格式的词重音。《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第二版)(1978)“凡例”中指出:“一般轻读、间或重读的字,注音上标调号,注音前再加圆点,如【因为】注作 yīn·wéi,表示‘为’字一般轻读,有时也可以读去声。”

⑩ 王志洁、冯胜利认为“轻声词是一个不稳定的集合体”,(8)b 中的词语在北京人看来应该是轻声,而《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并未收录,这只能说明《现代汉语词典》对轻声的标注没有充分反映北京人的语感。见王志洁、冯胜利:《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2006 年第 1 期。

⑪ “[]”前的词取自王志洁、冯胜利:《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2006 年第 1 期; “[]”内的词取自陈建民:《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 页。

⑫ 如“艺术”(yì shù)、“活动”(huó dòng)在口语中读为轻声词:“你这搞艺术的,怎么不出去活动活动。”

⑬ 注意:廖敏的结论存在一个自身矛盾,既承认汉语有不同类型的重音,又认为汉语没有词重音。Třísková, Hana(廖敏): "Is the Glass Half-Full, or Half-Empty? The Alternative Concept of Stress in Mandarin Chinese" (《玻璃杯半满抑或半空? 汉语重音的另类观》),《韵律语法研究》2019 年第 2 期。

⑭ 参见刘现强:《现代汉语节奏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出版社 2007 年版;王洪君、李榕:《论汉语语篇的基本单位和流水句的成因》,《语言学论丛》2014 年第 1 期。

⑮⑯⑰ 王志洁、冯胜利:《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2006 年第 1 期。

- ②⑦右重词大部分是动宾结构,参见王志洁、冯胜利:《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
- ②⑧冯胜利:《语体语法与汉语词重音》,《韵律语法研究》2021年第2期。
- ④⑩检测是否成为口语词的方法,可采用语体语法理论中的语体鉴定标准,即“人、事、地、意”四个要素来鉴别,如“搬运、鞭炮”等出现在口语体中,则会向口语体的节律发展。
- ④⑪刘丽媛:《正式体节律与正式体原子研究》,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十届年会语体研究工作坊报告,2021年4月11日。
- ④⑫参见刘基伟:《现代汉语双音节对应形容词的语体语法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 ④⑬注意:这里所谓文言“重重重重”格式,与赵元任所谓“金-木-水-火-土”均属文言节律,故不足以构成本文机械节律的反例。参见赵元任:《赵元任全集》第4卷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921页。
- ④⑭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153页。
- ④⑮根据“词汇完整性(Lexical Integrity)原则”,这里“别管这个东西的内容结构是什么”恰是该原则的派生属性。
- ④⑯参沈家煊:《说四言格》,《世界汉语教学》2019年第3期;王毓钧,张洪明:《汉语四字格的语音表现及其韵律问题》,《当代语言学》2021年第3期。
- ④⑰譬如“石家庄市”“捅马蜂窝”“做白日梦”等四字NP或VP,没有人将其看作“四字格”。
- ④⑱⑤⑰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8-71、70页。
- ④⑲Hua, Scott也指出四音节复合词(four syllable compounds)有如上两种重音模式,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严格限定“四字格”的范围。参见 Hua, Monique, L'Accentuation en Pekinoise(University of Par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published by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Paris, 1983); Scott, Meredith, Issues in the Phonology of Prominence(Ph. D. Dissertation, MIT, 1990)。
- ⑤②Chao, Yuanren,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⑤③参见王志洁、冯胜利:《声调对比法与北京话双音组的重音类型》,《语言科学》2006年第1期。
- ⑤④PrWd=音步,其右重可分析为[顿]的表征结果。
- ⑤⑤“3”表示主要重音,“0”为最轻,依此类推。
- ⑤⑥需要注意的是,在推导四字格的重音模式时,用的是“能够确定四字格模式”的“定模”形式,即构成四字格模式的基本组合只有两种,即“并合式”[2+2]([AB][CD]),“拆补式”[1+1]([_A][_B])。根据“形式-功能对生律”,一旦[0213]这一重音模式具有正式体的语体功能,其他结构的四字格如“一衣带水”等,必须满足这一重音模式才具有正式体的语体功能。口语体形式的“稀里糊涂”等亦同理,[2013]这一具有口语重音格式的语体功能一旦生成,获得这一语体功能的四字格必须通过诸如增补嵌入音级等以满足这种复合韵律词的重音模式。参见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 ⑤⑦⑤⑧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3、71-73页。
- ⑤⑨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 ⑥⑩冯胜利:《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0页。
- ⑥⑪Hayes, Bruce. Metrical Stress Theory: Principles and Cases(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35-36。
- ⑥⑫参见石锋、梁磊、王萍:《汉语普通话陈述句语调的停延率》,石锋主编:《语调格局——实验语言学的奠基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8-188页。
- ⑥⑬本实验仅从四字格音节的音长入手进行验证,其他超音段因素如音强等有待未来的研究。

- ⑥4 Labov, William,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No. 4)(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43.
- ⑥5⑥7 Labov, William, Sociolinguistic patterns(No. 4)(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2): 43.
- ⑥6 Selkirk, E. O., and F. Dell."On morphologically governed vowel alternations in French." Recent transformational studies in European languages(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8).
- ⑥8 陈建民:《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 ⑥9 参见袁恂:《〈诗经〉四言重复式的韵律与语体》,《韵律语法研究》2020年第2期。
- ⑦0 参见卢俊霖:《语体语法与唐代古、律诗体的语体对立》,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 ⑦1 Larry M. Hyman 则认为词重音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且认为语言普遍性并不重要,他说:"What is so great about being universal? Why does it matter?"但本文认为“语言具有普遍性”是当代语言学研究的基础,因此以“无视这一基本假设”为前提而制定“词重音”定义,其普通语言学意义在哪里,是非常令人怀疑的。依据形式语言学的UG(universal grammar)理论,人类语言均具普遍性,“词”如果是一个节律单位,就都有相对凸显的“重音”,唯其表现(实现或表征)形式可能不同而已。参见 Hyman, Larry. M, "Do all Languages have Word Accent?", In Harry van der Hulst(ed.) Word Stress: Theoretical and Typological Issu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78。
- ⑦2 端木三:《重音理论和汉语的词长选择》,《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
- ⑦3 参见《韵律语法研究》第八、第九辑“词重音专辑”中包智明、曹剑芬、戴庆厦、端木三、冯胜利、马秋武、王蕴佳、周韧、何莫邪、曹文、魏伟、江荻、李智强、李爱军、Ladd、Archangli 等学者的文章。

Word Stress in Chinese: Principles, Structures and Representations

Feng Shengli Lin Xiaoyan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problem of word stress in Chinese, focusing on the principle of (word) stress (that is, the Relative Prominence Projection Rule, RPPR), and revealing the essential properties of stress, that stress is "not an entity, but a relationship". It is shown that among the many reasons that have caused the long-term inconsistency in the word stress of Chinese, the understanding that "stress is a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struc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Based on the phonetic,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word stress, this article will explain that "stress" and "reduction" are both natural and inevitabl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rinciple of (word) stress in Chinese. And the discovery and establish of the category of "Qingdu" words (destressed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and the fact that the stress pattern of Chinese "Four Character Maxims" irrefutably show that Chinese word stress not only exists, but also has different categorical functions in Stylistic-Register Grammar.

Key words: Word Stress; The Relative Prominence; Biological Prosody; Reduction-based Prominence; Register Prominence